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卷十九至二十一下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毛鴻儀

二程遺書卷十九

宋 朱子 編

楊遵道録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顔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

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説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為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為己是要為人曰須先為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為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説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

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輿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

律故雖貞亦凶也

豶豕之牙豕牙最能齧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為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之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于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為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

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

害事使人臣常懐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

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

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葢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為長安漕明道為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

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絶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鷙狠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説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為觀兵之

說先王無覿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郤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郤

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

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

陳瑩中答吴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往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一作便道了却他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揚雄為禄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

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歷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

六龍以當天事
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
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
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
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
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

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
因問見李籲録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别解至剛處云
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
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
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
此編録纔聽得轉動便别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
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
别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都是不知尚有

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禀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

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為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為旦晝之所為又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

箇為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為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為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為善便是情能為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

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為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頤為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斷不說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

輩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朴也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勝故以前人為野而自以當時為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

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

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恨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原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為乘田委吏是也又

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周也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饑餓不能出門户時當别相度

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録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

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為聖人如伊尹又别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

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静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閙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静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〻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〻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〻子却未敢信胡云本註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録之悞也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

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窩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為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

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字以中行只為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

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芼之者順水而芼之皆是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

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為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為美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

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

君臣當憑時豈有樸素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
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
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
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
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
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它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

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

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舊例初入

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廪人繼粟庖人繼肉也　遂令戶部自為出劵歷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為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粮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劵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録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

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
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敘封
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
為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
人皆以為本分者不一作不以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
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
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
待別時說

范堯夫為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

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

即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

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

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為帥君小人

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

有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

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

貧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一作姨夫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

之意只是怜其貧不使饑餓於我土地其須領他朝廷
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
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畧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
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
中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
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
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

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鍾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繫之）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

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率上一文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一文也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及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

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

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博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說諸葛已近王佐

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是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

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爭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

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

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災葢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此葢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旣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為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横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

弟戳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

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

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曽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為者其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其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

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始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為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禄必思何所得爵禄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

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内臣宮嬪門皆擕筆在後抄録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吕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又講君祭以下甫田

木添

或問横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説處皆相從纔有説了便不肯回

蘇昞録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為粗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説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甆椀中不如此

二程遺書卷十九

二程遺書卷二十

宋 朱子 編

周伯忱本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貳拾時看春秋黄聲隅問某如何看荅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二程遺書卷二十

二程遺書卷二十一上

宋 朱子 編

師說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吕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

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甞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吕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

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其者以其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其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

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别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别子曰既别矣何必復勞輿衞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己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得聞歟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大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

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

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其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

請先生曰聞其來問易遂為說以獻貴人註云獻蔡卞如用說桎梏之類

謝愔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也邪曰愔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毁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毁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

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厚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為深恥

程子與客語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

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闗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原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更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

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為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為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彛叟程子為泛舟之遊典謁白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

問客何為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如斯人者公字缺一無薦夫為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不為通子曰大底今之大臣好人求已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為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

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
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
亦謂景温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其覩之二
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
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
而何
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

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兾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寛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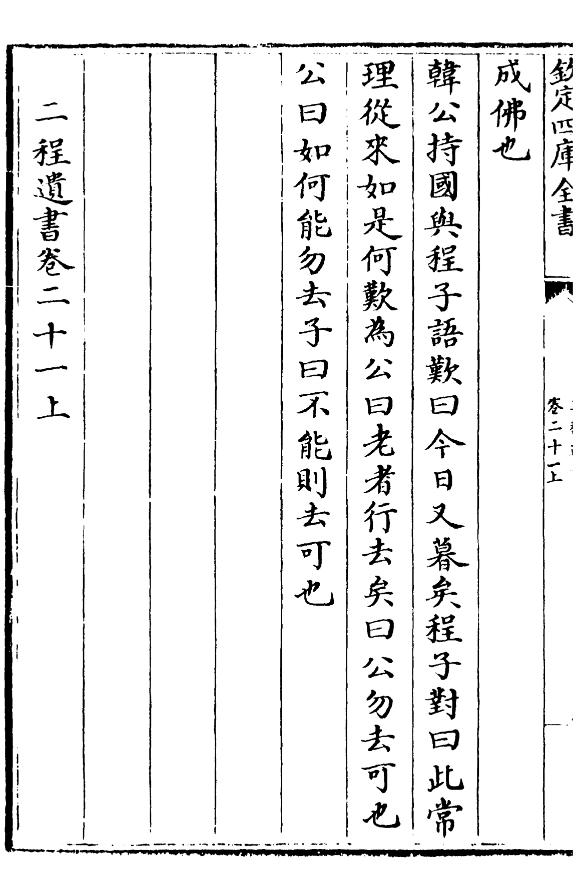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

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子之謫涪陵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

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



成佛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二程遺書卷二十一上

二程遺書卷二十一下

宋 朱子 編

附師說後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魚藻之什其序如此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

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

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為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頼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為體恕為用

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

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也今有

刼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刼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刼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為得矣使吳之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為非

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為婦違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貞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

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為近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為小而四國為大讒人之情常欲汗白以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於下者乃赫赫於上者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劵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劵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卧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二程遺書卷二十一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上下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穆爾通阿

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上

伊川語録

宋 朱子 編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頼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

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顔子而下子貢伯温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 周恭先字伯温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為子路於

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温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潘旻字子文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

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吕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溫州人）

先生曰嘗見韓持國説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晩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大薄古之樂九

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為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為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懥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以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茍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

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為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為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溫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贇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闞止為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説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

然伯温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無友不忠信之人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

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顔子昔孫莘老嘗問顔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歳有四時聖人

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李處遯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

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

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爝火之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 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

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夏侯旄字節夫

伯温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别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説語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為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
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則為
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
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
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
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脩堯
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
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

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絶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為堯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夷一作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

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宫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宫黝之養勇也必為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為約故以黝為似子夏舍似曾子

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曰

仁即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矣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亨仲問吾與汝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為吾與汝弗如也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勉進己也不喻其言則以為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則謬矣

棣問紀裂須為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

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曰不然只此一事

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温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

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周伯温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下同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

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為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覰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輸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

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

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

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憑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

之為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恵之過也

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

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中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

烏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令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令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

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己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

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

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藳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别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

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吕公及其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荅曰朝廷不曽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郊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

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郤都不說著郤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某甞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甞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

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

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温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

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

有神

周伯溫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

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强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强者是理義之强君子居之北方人强悍所謂强者是血氣之强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

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

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

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一作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

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别而言之則有四支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凡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絶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絶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之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温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潤之氣純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栁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温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説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

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闗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為輪轅可以為

梁棟可以為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回可否曰此事

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脇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温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盡

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之一本無之字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何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興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為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墻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却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向使紂曾殺帝乙則武王却須殺紂也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

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禄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為之亦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序過位是過君之虚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覿則又和悅矣皆孔子為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

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麑是鹿兒齊必有明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其文之著而為之也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固不殺矣其他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鄉人儺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蓋在車中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

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是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為不善為問孔子以堅

白匏瓜為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而不為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相遠耳

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不相遠耳權之為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

諸己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或問善人之為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已前為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為一世王者之効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

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即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

為信不果乃所以為果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大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為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子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周伯温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眇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温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

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為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禀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

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温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上

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下

宋　朱子　編

附雜録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己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在

堂下又問雖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顒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

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卻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如

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
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為災亂
世則為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為害其氣
血衰則為害必矣
問熒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
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為之臣尚幾不
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

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之者强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

見者為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廻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貿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

公如齊終啓弒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絶矣然弒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啓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絶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為首正與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絶者以義

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

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

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因以為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為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
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
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旣崩
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
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
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
不知年只是歲字項吕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
來又看禮見王廵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為年

二年四年之說縱别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没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宫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内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尊范文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

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郤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郤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於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强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為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隸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荅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

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内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

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為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是伯上脫一字也必是三人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禮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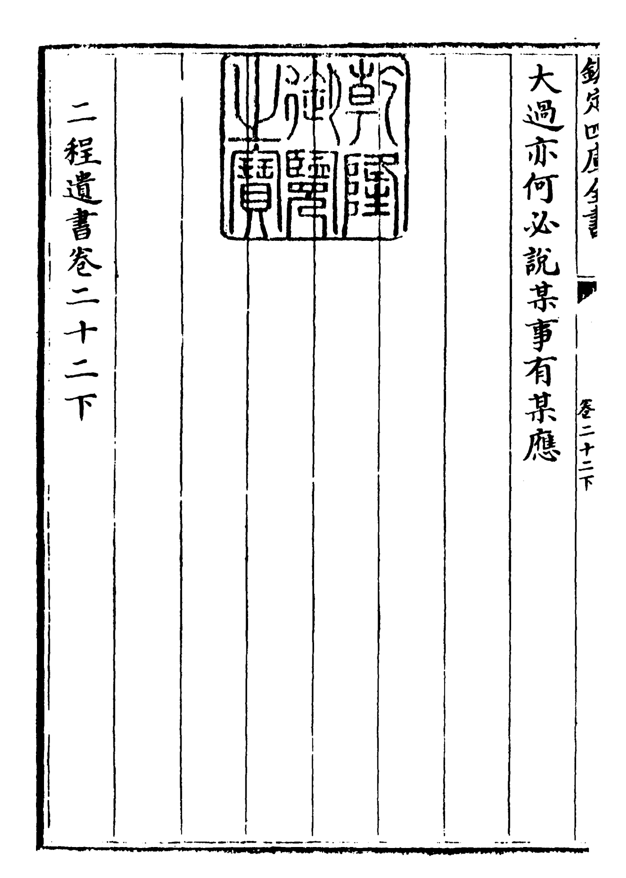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曰或説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

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録之昔胡先生常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畧見些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

大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下